

# 川菜作为地球上的广场舞

□ 白瑞雪

每天都有很多消息传来，可有一种消息我们始终不知该如何面对。

高莽先生，你确乎是离我们远去了。

细雨菲菲中，朋友从北京追悼会现场发来照片，入口处巨大的挽联上触目惊心的黑底白字——你独自窥见了大门后狡黠的月光，却忘记带走被生活所欺骗的苍苍。

无限感伤也无限诗意。

这一天，济南也雾雨交加。追想那些唏嘘送行的人们，或如你在《墓碑天堂》中所言，生与死是一条河的此岸和彼岸。死对生只有一个价值：迫使还活着的人去思考生的意义，让生有一种紧迫感，有一种战栗和惊醒。

我从未见到你，永远不可能见到你。不重要了。我已足够幸运遇见你文字，你的诗，你的画。

阅读你，是最近的距离。前苏联话剧《保尔·柯察金》，以及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阿赫玛托娃、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等俄苏文学家的作品，正是借由你的笔端，沟通了我们的心灵。

追悼会现场巨大挽联上方还有几个醒目的大字，吾心之心——高莽。

吾心之心，多像一束光，灿然照亮后辈学予前行的路。

你有一个笔名，“乌兰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普希金诗选》用的就是这个笔名，“汗”字就代表着翻译这件事要流汗。

你说青年时见识少，胆子大，什么都敢译。后来，对翻译有了更多的领悟，却缩手缩脚了。

你说诗不可译，因为诗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它发挥的是母语的最大功能，有时一个词内含有多种意思。可你又说：外国诗应当

译成汉文，因为并非所有读者都通晓外文。

但你有严格的标准，“译成汉文的诗要耐读、有品位，应当是诗”，否则仅仅只能称为“译文”。

比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那首著名短诗。自由与爱情，我需要这两样。为了我的爱情，我牺牲我的生命，为了自由，我将我的爱情牺牲。

直译没错，但你更推崇殷夫的译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在译诗方面，你说自己还在摸索。有时想准确地表达原作的內容，有时想传达原诗的韵律，有时想追求原作中的一种精神，有时就是想把原作的形式借鉴过来。

译无定法，百花齐放。

吾心之心，又像一面镜子，照出美丑真假。喜欢绘画的你“无心插柳”，却成就了另外一种“翻译语言”，你遵循学画之时母亲所说：画画讲求美感，所以画男人要画得年轻一些，画女人要画漂亮一点。翻译事业中，你无不追求作品的耐读好看、尽善尽美。

吾心之心，如终装有着读者。你认为任何一种译法都应该有生存之地，但有个前提，即译者是真正努力在翻译，有利于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更好地理解原作，你甚至建议今后刊物上发表短诗时，最好附上原文，以激励译者。

先生，我就是那心怀期待的万千读者中的一名。此刻，我这个与你从未谋面的读者，能做的只有回到书桌前，好好阅读，并藉以反观自身。或许，这才是最好的纪念。

## 编辑手记

## 非常文青

# 草影老蜻蜓

□ 卢海娟

忽然降临的冷空气，让这个秋天凄寒入骨。

午后，上班时选择了河堤路，那里原本有一整片灿烂的菊芋，不知被谁割掉了花朵，只剩下高低不平的残枝。万寿菊仍然黄艳，但花朵间到处都是干枯的花瓣和残破的叶子。零星几棵锦葵，挣扎着开出淡红的小花，像是回光返照。草坪已经呈现枯萎的苍黄，树叶被霜打过，像焯了水，透出一种病态的绿。

此时明媚的阳光照着石台阶，照着石栏杆，身上有一些暖，脚步也便从容些。正不知神思何处，耳畔忽然传来一声轻响，像是尘埃落地的声音，一下子把我从恍惚中召回，原来，我的衣襟划过石栏，一只昏昏欲睡的蜻蜓惊觉飞起。

才发现，隔几步远，石栏上栖息了几只蜻蜓，随着我袅袅地走过，它们不情愿地飞起来。

我起了捉妖的心，伸手捉住一只，蜻蜓好像很不灵便的样子，很容易就被我捉到，它不是很敏捷的吗？当年，我想尽办法都捉它不到！我把蜻蜓举在眼前，只见它的翅膀已经残破，正簌簌地抖动，企图挣扎着飞起来。心中一动，手一松，它便飞出去，飞不远，又落在石栏上，我靠近它，拿出手机给它拍照，它不想逃了，贪图着那一点点暖，就像年迈的老人贪恋着热炕头一样。它的前一对翅膀还是平的，后一对翅膀有一根竟然仄起来，像一只等待倾听的耳朵。

这是一只老蜻蜓，或许今夜，它就会在寒冷中死去，晒不到明天的太阳。

是的，秋天来了，“篱声新蟋蟀，草影老蜻蜓。”我不再惊动它，从它身边默默走过，希望这个黄昏，它仍然可以有尊严地飞翔，然后安然地走向另一外世界。

蜻蜓们不断地起起落落，像我此刻起伏不定的心情。生命是纵向的，回忆却可以让时间横过来，那时年纪小，不懂得悲悯，到底捉过多少蜻蜓，我也不知道。

小时候，夏天，最有趣的事就是捉蜻蜓，蜻蜓们纤巧玲珑，招人喜爱，也许是与生俱来的观念吧，既喜爱，就要拥有，就要捉住它们，从空中打着它们！

大多数蜻蜓长着没有花纹的透明翅膀，“碧玉眼睛云母翅，轻于粉蝶瘦于蜂。”母蜻蜓肚子扁扁，有时尾部会聚集一簇黄色的卵，倘若这蜻蜓是被我们活捉的，我们就会折下它的一段肚肠，插入一根细小的鸡毛把它放飞，还要跳着脚拍着手不停地喊：

“送鸡毛信喽！”“送鸡毛信喽！”

有一种蜻蜓通体黑色，透明的翼尖也有半圆形的黑色花纹，我们称之为“大老黑”。盛夏，正是蜻蜓“成亲”的季节，成双成对的“大老黑”总是衔尾飞翔，像一架小小的飞机，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我们才冒着酷暑每天不断地把它们打落下来。“大老黑”有尖利的牙齿，它会狠狠地咬我们，可是它太小，就算使出全身的力气，连我们手指头上的表皮都咬不破，由于力量悬殊，“大老黑”这种反抗正好戳到了我们的兴奋点，每捉到这样的蜻蜓，我们都会让它们栖息在手指上，用细草刺激它们张嘴咬，有时不惜戳掉它们圆圆的脑袋。捉到或是打落的蜻蜓多了，就像钓鱼人那样把蜻蜓穿在结绳的草竿上，回家后撒下来喂鸡鸭。

入秋以后，会出现一种小小的红蜻蜓，细小的肚腹红得发亮，薄薄的羽翼上隐隐有红的丝络。更有一种翅膀尖上有褐色的半圆形花纹，飞起来忽闪忽闪的，把人的心都萌化了，我们称这种蜻蜓为“红媳妇蛋儿”，“红媳妇蛋儿，上江沿，挖俩坑，下俩蛋儿”，这种红蜻蜓是孩子们的宠物，警觉性最高，最难抓到，小孩子们见了这种蜻蜓，一定要跟踪到底，直到它成了囊中之物或是飞入云霄为止。

炎热的夏天，蜻蜓总是落在芸豆架上，晾衣绳上，小孩子够不到。不知是谁发明的，用细长带人字形分叉的木棍，早上起来房前屋后去寻找蜘蛛网，把湿漉漉的蜘蛛网绞缠在木杈上，拿它去粘蜻蜓。那时候整天呆在户外，在烈日下，到处找蜻蜓，远远地看见一只蜻蜓，就停下来，伸出木杈棍用上面的蜘蛛网粘住蜻蜓。

蛛网用两下就破了，受宠爱的孩子，大人会帮忙缝制一个捕蜻蜓网。要缝一个直径不小于10公分的布口袋，用铁丝把袋口撑成圆形，绑在细长的木杆上。见了落在高处的蜻蜓，悄悄把网伸过去，向斜下方快速扣，蜻蜓就被扣到口袋里了。

晒得面孔漆黑的小孩子们，各自扛着蜻蜓网，走街串巷地捕蜻蜓，从夏天，到秋天，那些小算计，小惊喜，小满足……那咯咯的笑声，嘈杂的话语，仿佛被谁穿在一根绳上，只要用手一扯，那根绳就会回来，回到我的怀抱里。

秋日渐深，岁月渐老，那晴空下的少年也浪掷了一大把的时光，此时，只有枯黄的草，昏聩的老蜻蜓，和脚步蹒跚在秋天里行走的人。

## 微语绸缪

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全球化的今天已很难体会古人背井离乡的伤感，除非是当这样无辣不欢的四川人陷入寡淡西餐的包围圈。

上月在美国出差，到了第三天就开始馋川菜。正如王菲老师用歌声指出的，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思念一个人挠你的心，为形而上的熬煎，思念某种食物则是实实在在地挠你的嘴你的胃你的全身器官。只是因为朋友圈里看了那些深夜晒祖国美食的照片一眼，唾液腺分泌物——也就是口水便以决堤之势占领了我的口腔，空气中全是回锅肉水煮鱼麻辣小龙虾的音容笑貌。古人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又说“君子不器”，我恨恨地想，他们还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很快，在凌晨一点的洛杉矶吃到了四川火锅。大红灯笼，五谷丰登，腾腾热气之中见中外友人或熟练或笨拙地举箸捞食，顿时感到自己内心隐秘的思念已经成为一种广受各国群众拥护的联合国决议，甚是欣慰。

## 流年碎笔

这几天一直阴雨连绵，像是为了专门纪念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高莽——我国著名学者、翻译家、作家、画家、社会活动家，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10月6日深夜，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那双笑眯眯的眼睛，再也不会温情脉脉地看着这个世界了；他的双唇，再也不会如吐莲花般说出幽默的话语了；他的两只细长的大手，再也不会译出精美的诗句、写出动人的文字、画出迷人的画卷了；还有他那一头标志性的花白卷发，再也不会那么精彩奔放地飘动在我们面前了……

这个属虎的人，年轻时是多么虎虎有生气啊！他七岁在家乡哈尔滨就读以俄语为主的教会学校，兼习绘画；十一岁，就为学校纪念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临摹了一幅普希金画像；十七岁，就发表了平生第一首译作，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他的青少年时代，浑身上下洋溢着求知和奋进的热情。

在此后的岁月里，他追求进步，向往光明，赞美英雄，也揭露社会的阴暗与落后。他是第一个把保尔·柯察金介绍给中国读者和观众的中国人，又是第一个因画讽刺漫画而受到中央报刊批评的人。但成绩没有使他陶醉，挫折也没有将他压垮，他依然虎虎生风地向前迈进。从哈尔滨到沈阳再到北京，从中苏友协到中国作协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他在作为口译陪同接待访华的国际友人、频繁出访苏联和东欧国家、编辑和主编《世界文学》杂志的繁重工作之余，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翻译、写作、绘画三路并进，终获大成。即便是他七十多岁离休之后，依然虎威不减、雄风常在，给我们译坛、文坛、画坛不断地创造惊奇。

这一只从北国冰天雪地、莽莽林海中走出的“东北虎”，威风凛凛，卓尔不群。但生活中的高莽却是母亲膝前的“乖乖虎”，侍奉老母享尽百岁高寿；他还是妻子面前的“护五虎”，一心一意陪伴双目失明二十多年的爱妻，乐当她的眼睛和拐杖；他还是同事、朋友和孩子们中间的“呆萌虎”，风趣幽默，给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无数欢乐、增添了无限精彩。

## 辣笔小新

从小，凡人说姓罗，便不明觉厉。隐约觉得，姓罗的人牛。文有罗贯中，写《三国》，气势磅礴，如大江东去。武有罗成，《隋唐演义》里，乱军之中杀出一白袍小将，取上将之首级如从兜里掏手机。

罗汉亦如此。虽然罗汉并非真姓罗，佛经里说是阿罗汉，个人名字难记，如宾头卢跋罗堕阇，再比如迦诺迦跋厘堕阇，上课点名都费劲，倒省了回答问题。罗汉们都是同学，佛是他们的博导，菩萨是班主任，兼任课教师。罗汉是优秀毕业生，留校当辅导员。最早，大学还没扩招，罗汉是十六位，唐末才增补了两位，成了十八罗汉，有说加上去的是降龙和伏虎，还有说是庆友尊者与玄奘，凑了个中国人的吉利数。再后来扩招为五百罗汉，把佛涅槃时赶来结集的比丘全算上，后来还有八百罗汉的说法，成了艺考扩招，念着“八百标兵奔北坡”，直奔坐北朝南的殿堂，东西相望。

我寻访古刹，尤爱里面的罗汉。佛陀大多过于庄严，让人敬畏；菩萨要好些，能看到香火气，而罗汉身上是能闻到烟火气，最近人间。

所谓“天下罗汉两堂半”，我有幸都亲眼见识了。“两堂半”的一堂，位于济南长青区灵岩寺的千佛殿，共有四十尊，泥塑形

似乎也就是近些年的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歪果仁们常见的中国菜多为甜腻腻的宫保鸡丁和黏乎乎的糖醋里脊，色香味皆已叛变了革命，本质上不过是西式快餐。从早期那些不靠谱的菜名翻译也可见一斑：夫妻肺片——Husband and Wife's lung slice（丈夫和妻子的肺切片），麻婆豆腐——Bean curd made by a pock-marked woman（一位满脸雀斑的女人制作的豆腐），童子鸡——Chicken Without Sexual Life（没有过性生活的鸡）……这不是信达雅的问题，这是对我囤食文化深深的误解。

谁说地球是平的啊！十多年前的我国外出差史，就是一部为温饱难眠的血泪史。

在意大利南部城市卡塔尼亚待了十多天，找遍全城仅有一家中餐馆。至于菜品嘛，精明的老板将超市买来的虾仁拆袋入

微波炉加热，竟然也成一菜，可见其简单。唯一的安慰来自每张餐桌上基本摆设的一种红色虾酱，甜中隐有辣味。在邻桌老外目瞪口呆的注视中，我尽数搅入附近三桌的辣酱并将其涂满整碟米饭……嗯，我可能给祖国丢脸了。

牛排与大列巴，战斗民族标配。一次军事演习入住俄罗斯军营，撑了一个星期之后，味蕾溃不成军全面投降。俄军新闻官来我方走访慰问的那个下午，他见到了对友军后勤保障提出赤裸裸挑衅的一幕：几个中国记者正在神情陶醉地传递一个红色玻璃瓶，一大勺一大勺地直接吃辣酱！

韩国食材与调味品与我国诸多相似，然而他们显然并没有学习到中华美食排列组合的精髓。面对几口清汤寡水的砂锅，同行一位川籍姑娘急了，经友好协商进了人家的厨房，直接上手。半小时后一

## 秋雨中的怀念

□ 张期鹂



我是早就知道他的大名的，很早便读过他的书、看过他的画，也知道他发表翻译作品时常用的笔名“乌兰汗”。可是，对他了解的不多。能够与他产生交集，是因为前几年，我的一本散文随笔集要出版时，有位朋友提议请高老题写书名。高老，那是一个多么博大而又遥远的人物啊！我以为朋友不过随便说说而已。但没过多久，我不仅收到了高老的一幅题签，还收到了他专门为我写的一幅隶书斗方“源清流洁”。使我真正感受到，越是真正的大家越谦逊，越是饱经风霜的老人越关爱年轻的后辈。我和高老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不由得产生了一种想面聆教诲的强烈渴望。

终于有一天，我带着所收藏的他的二十多本著作叩响了他的家门，那个四壁图书被他称作“老虎洞”的地方。高老和我想象的完全一样，就是那么和善、风趣、博学、可爱。让我意想不到的的是，他在给我带去的书签名之后，还专门为我画了一幅漫画像。这份意外的惊喜燃起了我心中的一团火，我觉得我应该为这个老人做点什么。于是，此后一年多的业余时间，我几乎全部用在了编著《高莽书影录》上，并在2016年10月25日他九十岁生日之前，将这部全面介绍其

生平 and 著述的书籍呈现在了他的面前。

在那个漫长的寒暑，无数个寂静的深夜，我与高老的著作和绘画相对，好像他就坐在对面，微笑着看着我。我似乎能够感受到他那笑意中的温暖，和他那怦怦的心跳。我感到，这只搏击过无数风云的“东北虎”虽然老了，但他的目光更加纯净，也更加深邃，散发出令人向往的大家气象和文化情怀。而今，当我静静地坐在济南垂杨书院的一隅，看着书橱里摆放的他的一排排著作，他为书院题写的“承百年书院余绪，展时代文化风采”的题词，和他专门为书院绘制的“鲁迅像”时，感觉四处都是他的气息、他的温暖，他好像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微笑着看着我们。

就在今年三月我去北京看望他的时候，我们还畅谈许久，并且商议了很多要做好的文化传承之事。我知道，他今天虽然已经重归莽林，但他始终都会在那个地方微笑着注视着着我们，引领和指导着我们。

只是，他要先送走爱妻再作远行的愿望不会实现了。想到这里，我不禁潸然泪下。窗外，秋雨绵绵，相思不尽。

# 天下罗汉

□ 魏新

原来不过是在故作轻松而已。

“两堂半”的另外半堂也在苏州，甬直古镇中的保圣寺。

甬直古镇名气虽不如周庄、乌镇大，但游客也不算少。到这里的人去保圣寺的却不多。和前两堂罗汉相比，这半堂罗汉的风格完全不同，是整体连在一起的塑壁罗汉，在泥塑的山水亭台之间，罗汉们或沉思、或对谈，颇有文人气。

和紫金庵罗汉比起来，保圣寺的罗汉保留了更多的原貌，很少有明清补塑的痕迹，只是颜色褪得厉害，尤其是这些年。听一名在古镇长大的保安说，二十年前，这些罗汉比现在要鲜艳许多，二十年里，古镇旁边开过化工厂，对罗汉们来说，经历了千年不遇的环境变化，即便有降龙伏虎的本事，也斗不过GDP飞速增长的需要。

其实，100年前，保圣寺这“半堂”还是一堂。那时叶圣陶在此教学，邀请史学家顾颉刚来此，顾颉刚见了这堂罗汉，为之惊愕倾倒，然而，当时罗汉所在的大雄宝殿已是危房，顾先生就在报上呼吁抢救，当时政府未能立即采取措施，十年之后，大殿坠塌半边，一半罗汉被砸成泥块。后来，经蔡元培、马叙伦等先生呼吁，公私合力集资，才建了如今这座中西合璧的罗汉堂，只可惜罗汉

众川菜惊艳上桌，辣椒回锅肉，酸辣土豆丝，还配了个西红柿蛋汤。餐厅员工纷纷掏出手机，拍照存之！求同存异、和平共吃，自幼在川味中长大的我们不仅是巴甫洛夫的狗，还是美食文化的使者。

一个四川人为了挽留对方，说过什么最卑微的话？“行，行，中辣，微辣。”“鸳鸯，鸳鸯就鸳鸯嘛。”好在今天的世界美食局面大大改善，据海外同学们反映，各种不改良、不妥协的地道川菜在很多国外城市扎下了根，已经不需要我们委曲求全或孜孜不倦传播真理了。

是的，活色生香的川味就是我们的基本原则，不折腾，不动摇。当吃辣时的汗流浃背以及内分泌引发的身心舒缓越发成为全球共识，你们歪果仁爱吃不吃。

这两天有条新闻刷屏了。美国各地麦当劳惊现示威群众，甚至有人大打出手、报警求助，竟然只是因为麦当劳推出的限量版四川辣酱供不应求！

我陷入了沉思。

## 小说世情 朋友圈放映室

□ 蒋硕

我的《我的前半生》是在朋友圈看完的。我还在圈里观看了《绣春刀2》《战狼2》《二十二》《敦刻尔克》等等。有趣的是，虽然每篇文章都断章取义，但拼凑起来，就重现了整个节目，几乎一句对话一幅画面都不落，“朋友圈放映室”真是良心出品。

朋友圈放映室，如同一种时代福利：既节省时间金钱，帮你用最低成本跟上流行话题，又提供观测窗口，让你了解身边何人采信何种信息、抱持何种观念。这样观赏，简直称得上高效能人士的第八个习惯。观赏之余，稍微整理了一下圈室人型：

纯情迷弟/妹型。《我的前半生》中男神告诉你的职场智慧×女人需要的是不是8万块的定制鞋，而是自由的人生之路×做人不要徐太浪：学会与父母和解……发文如上者，多为纯情迷弟迷妹，虽说可能已届大叔或熟妇之年，但心理形态天真呆萌，看东西、发东西少有心机，完全是出自内心的认同，对男神女神的痴迷，对职场智慧的思索，对人生真谛的领悟……都是瞬间。但他们是朋友圈放映室的基石，如果没有他们对院线片当红剧的热衷，后面的两型人也就不会讨论这些了。

知道分子型。这些朋友是能看点书、电影的，也知道哪些东西看起来更小众或更高级。他们为朋友圈放映室提供更精致的知识与意见，让朋友圈放映室显得体面了不少。那种尽心解说又不带兴趣的疏离劲儿，恰好与迷弟的纯情形成反差，也调节了朋友圈放映室的氛围。

沉默的上帝型。这其实是两种人。一种是真上帝，有资源兼且有操守的娱乐圈从业者，文化人或江湖大哥，来上一位或几位，朋友圈放映室显得体面不少。另一种是试图扮演上帝的人，他们的文章标题往往大而不当，百十字的见解也曲折晦涩，并且总是出手迟缓，所以一般也无人响应，被迫沉默。沉默的上帝是朋友圈放映室压重的部分。

分型这种事，总是将就，更多朋友无法分型或介于各型之间，一时纯朴，一时机敏，也有信仰，也会投机。生动中自然也存在鄙视链：沉默上帝悲悯知道分子，知道分子轻蔑迷弟迷妹，迷弟迷妹无视上帝。时间久了，一些事实会渐渐呈现：只有自己才能领会自己的鄙视，身处鄙视链上游的人，看到他人的幼稚低俗，总按捺不住进行笑话。鄙视其实是种自娱自乐。

我们没有本质的差别。他们就是我们，包括那些声称卸载了朋友圈的朋友，我就是你，即使你删了我。所以我越来越坦然。当那个女孩问“你笑话这个笑话那个，不怕别人也笑话你吗”，我回答她，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啊。

记得我去崇庆寺是夏天的下午，烈日已变温和，阳光从窗棂透进来，照在罗汉们的长袍上，仿佛给衣服镀了一道金边。罗汉们神态各异，在面面相觑，你看罗汉时，发现罗汉们似乎在看别处，你不看罗汉时，又总感觉他们在看你。

罗汉又多看了，会发现他们其实和人一样，有喜怒哀乐，有生死无常。即便是木胎、泥塑，也可以因为被寄予了灵魂，成为不朽的生命。即便是血肉之躯，没有灵魂，也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